

关于反击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斗争
學習資料

第四輯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錄

嚴肅對待黨內的右派分子	“人民日報”社論 (1)
為什麼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	“人民日報”社論 (5)
這是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	
社會主義革命	“人民日報”社論 (12)
張慶恆怎樣走上叛黨的道路	“河南日報”社論 (18)
共產黨員面臨着嚴重的考驗	“河南日報”社論 (23)
文藝界應該深入開展大辯論	“河南日報”社論 (27)
共青团要永遠做黨的忠實助手	“河南日報”社論 (34)
接受教訓，增強党性	安子文 (40)
在幹部政策問題上駁斥右派	安子文 (47)
在反右派鬥爭中站穩立場	李哲仁 (57)
社會科學界反右派鬥爭必須進一步深入	郭沫若 (67)
發展我國科學事業的兩條道路	于光遠 (76)
法律界的鬥爭	陶希晉 (88)
粉碎法學界右派分子的復辟企圖	韓幽桐 (98)
報紙是階級鬥爭的銳利武器	甘惜分 (104)
列寧的辦報原則“過時”了嗎?	沙 英 (111)
駁所謂“等級制度”	明鏡生 (116)
駁所謂“一切領導階級都有局限性”	美 鋒 (127)
絕對平均主義是右派分子向社會主義	
進攻的毒箭	丁 雪 (135)

嚴肅對待黨內的右派分子

“人民日報”社論

隨着反右派鬥爭的深入開展，黨內的右派分子也更多地暴露出來了。我們在7月28日曾經發表過一篇關於反對黨內右派分子的評論，現在需要對於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討論。

根據許多地方的材料看來，黨內的右派分子，多數是在全國解放前後入黨的，但也有不少是一、二十年黨齡的老黨員。他們披着共產黨員的外衣，實際上却干着危害黨和人民的罪惡勾當，同黨外的右派分子配合起來，從各方面向黨進行猖狂的進攻。應該看到，把這樣一批隱藏在黨內的右派分子揭露出來，這對於我們的黨來說，不但不是什麼壞事，而且是一件大好事，是反右派鬥爭的一項很大的成績，這對鞏固和純潔我們的黨有重大的意義。

我們的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我們黨的目標是要在我國徹底消滅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建立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參加我們黨的每一個人，都必須堅定地站穩工人階級的立場，都必須效忠於人民民主制度，並且在黨的領導之下，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到底。應當肯定，我們黨的絕大多數黨員，特別是絕大多數老黨員，都是符合於這個標準的，都願意作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這已經為歷次革命鬥爭，也為這次反右派鬥爭所証實了。但是也應該看到，我們的黨不是與世隔絕的，即使我們怎樣嚴格地挑選黨員，也

会有个别的階級異己分子和投机分子混進黨內，也会有一些意志薄弱的黨員，因为經受不起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而蜕化變質。这就决定了，在歷次的革命斗争中，都会有一批黨員，因为个人的利益和階級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發生冲突而背叛党。这样的人，不但已經失掉了作一个共產黨員的条件，而且已經同党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对于这样的人，我們决不当有任何的姑息和寬容，必須同他們進行嚴肅的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衛党的純潔，才能增強党的战斗力，使党無愧于革命和國家建設的領導者。

我們党的許多同志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不論是在过去或者現在，他們对待叛党分子的态度，都是堅決的、嚴肅的。在这次反击右派斗争中，隱藏在黨內的右派分子陸續地被揭發出來，就是因为許多同志采取了对党和对革命負責的态度。但是必須指出，在反对黨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較嚴重的温情主义。在党中央肯定了右派的性質和对黨內右派分子同黨外右派分子采取一視同仁的方針以后，他們对于同黨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黨員”，往往姑息寬容，不願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別是对于一些應該划为右派分子的老黨員更加惋惜，心軟，下不了手。这种情况已經妨碍了某些地方某些單位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对廣大羣众也產生了不良的影响。在这样一場为保衛党、保衛革命胜利的果实、保衛社会主义前途的嚴重斗争中，这些同志竟然对党內的右派分子如此姑息寬容，这说明他們沒有站穩立場。

黨內和黨外的右派分子，在性質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反党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黨外有了右派分子，对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会起危害作用，因此我們必須同他們進行堅決的斗争，要把他們的反动的政治面貌徹底暴露出來，使他

們在羣眾中間陷于孤立。黨內有了右派分子，對我們黨和革命事業的危害就更加嚴重，我們也必須同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也要把他們的反動的政治面貌徹底暴露出來，使他們不能在羣眾中間起迷惑的作用。要知道，我們黨是國家政權的領導者，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揮者，任何一項比較重大的方針政策，都要由我們黨根據人民羣眾的利益和意見在民主集中的基礎上來制定，都要由我們黨的組織和黨員領導人民羣眾來貫徹執行。如果在我們黨內容許右派分子存在，他們就會同黨外的右派分子串通起來，從內部來打擊我們，從內部來反對我們。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這個道理似乎是易於理解的；但是我們的一些同志卻不懂得，他們寧願把“猛虎”放在身邊而不去觸動。這種現象難道是正常的么？難道是一個忠於黨和人民的人應該採取的態度么？

必須同黨內的右派分子作堅決的鬥爭，還因為他們挂着一塊“共產黨員”的招牌。也正因为他們和黨外的右派分子有這個不同，他們就有了更多的政治資本，就更容易欺騙、蒙蔽和影響羣眾，他們會比黨外右派分子帶來更為嚴重的危害。對於這一點，我們的同志也必須有足夠的認識。

在對黨內的右派、特別是有較長黨齡的黨內右派作鬥爭中，有些同志所以採取姑息寬容的態度，還因為他們過於看重了這些人的“黨齡”。他們總以為，這些人是經過革命鬥爭的考驗的，是對黨和人民有功勞的；同時又是自己的老同事、老部下，是在一起共過患難的。因此，他們對劃這種人為右派分子，不僅有一種惋惜情緒，而且也覺得拉不下面子。他們不懂得或者忘記了，一個人有較長的黨齡，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過較多的工作，這固然是好事，任何人都都不應該加以抹殺；但是正因為這樣，他們就更不應該犯錯誤，他們成為右派就更不能

夠寬恕。這樣的黨員背叛了黨，這就說明他並不愛惜自己的歷史，並不看重黨的教育和黨的紀律。對於這樣的人，有什麼值得我們惋惜的呢？要知道，我們黨是一個革命的戰鬥的組織，不是溫情主義的小集團：溫情主義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東西，對於我們黨只能起腐蝕和瓦解的作用。

特別要指出的是，在那些墮落成為黨內右派分子的人中間，有許多都是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投機分子和個人主義野心家，他們是抱著各種各樣的動機加入我們黨的。有人是想從黨內來破壞我們，也確實作過不少壞事，只是由於他們的活動比較隱蔽，沒有及時地被揭發出來。有人把我們黨當作追逐個人名譽地位的工具，當個人的欲望一再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他們就由不滿黨而發展到仇恨黨，最後更走上了反對黨的道路。很明顯，這些人雖然加入了我們黨，但是和我們走着不同的道路。他們的黨齡愈長，職位愈高，對黨的危險就愈大。在這次反右派鬥爭中，這些人的本來面目露出來了，因而大大減少了我們的隱患。這難道還不是很大的好事嗎？

對待黨內的右派分子必須嚴肅，決不應該有任何的姑息寬容，這當然不是說，在劃黨內右派分子時可以草率從事。對於一個黨員應否劃為右派分子，應該同黨外人士應否劃為右派分子一樣，採取非常慎重的態度。在收集、整理和分析有關他們的材料的時候，必須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既不縮小，也不誇大。在切實弄清事實的基礎上，對於應該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不劃為右派分子，這是錯誤的；對於不應該劃為右派分子的人，劃成了右派分子，這也是錯誤的。各級黨委在大力糾正溫情主義的時候，也要注意防止錯劃右派的現象。

反右派鬥爭是一場極為嚴肅的階級鬥爭。只有在黨內和黨外的反右派鬥爭中都取得勝利，才能更加鞏固我們的黨和我們

的國家，才能更好地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因此，不論對黨內或黨外的右派分子，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同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在鬥爭中鍛煉和提高自己。這是黨和人民要求于每個共產黨員的，也是每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態度。

（1957年9月11日）

為什麼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

“人民日報”社論

本報在今年7月1日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曾經說：“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這是科學的合乎實際情況的說明。”為什麼說他們是反動派呢？

什麼是反動？反動和革命是矛盾鬥爭的兩種傾向，反動就是逆革命之潮流而動。歷史是向前運動的。按照歷史發展的方向，堅決地打破舊制度，創建和發展新制度，把社會推向前進，就是革命。違反歷史發展的方向，在新制度產生以前頑固地維護舊制度，在新制度產生以後破壞新制度，企圖恢復舊制度，把社會拉向後退，就是反動。所以，劃分革命和反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具體標準。在封建主義沒落和資本主義興起的時期，反對封建主義而發展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曾經是進步的階級。在資本主義腐朽和社會主義興起的時期，維護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就成了反動的階級。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需要擺脫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旧制度，需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新制度，这是客观歷史的要求。在这个时期，無產階級坚决地反对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領導全國人民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國而斗争，因此它是最革命的階級。買办階級和地主階級在外國帝國主义的支持下頑固地維護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竭力阻擋歷史前進，因此是最反动的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是具有兩重性的階級：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或者同情反对帝國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革命，这是它的革命性的一面；它害怕革命的基本力量即工農大众，沒有彻底反对革命敌人的勇气，这是它的妥协性的一面。在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什么是划分革命和反动的标准呢？現階段中國前進的方向是徹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反对資本主义道路，拥护社会主义的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就是把社会推向前進，就是革命；坚持資本主义道路，敌視和破坏社会主义的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就是把社会拉向后退，就是反动。在今天，工人、貧苦的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是革命派的主力；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动派。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弄不清呢？

有一部分人弄不清，是因为他們还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时期的旧标准来划分無產階級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和反动派。他們忘記了現在革命的任务不同了，性質不同了。在民主革命期間，資本主义还有一部分積極的作用，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还可以参加这个革命或者保持中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經建立、資本主义所有制已經改变的現在，資本主义在我國歷史上的積極作用已經發揮完了，它已經不能再帮助生產力發展，反而要阻碍生產力發展，要使社会倒退。在这样的时候，坚持資產階級立場而反对無產階級的分子，就不但不能参加社会主义

革命，而且勢必成為社會主義的敵人了。

我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在那時，統一戰綫的政治基礎是新民主主義，這個統一戰綫包括了民族資產階級在內。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有共同的要求，這就是反對國民黨反動政權，因此他們能夠加入這個統一戰綫。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當時也是有矛盾的，各有不同的階級要求。不過，在新民主主義階段，這種矛盾一般地還不至於超過共同要求之上，還可以獲得調節。但是，在當時，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對於民主革命就是不堅決的，甚至是不贊成的。他們所宣傳的改良主義道路和“第三條道路”的反動幻想，就表示了他們對於民主革命的抵抗。他們在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已經不能避免新的政治上的分化，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自然更不能避免新的政治上的分化。在原来的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在無產階級的影響下，已經開始形成一個堅決擁護社會主義的左派，但是在他們中間還只是少數。另一部分人繼續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反對社會主義，這就是現在的右派，也只占少數。多數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沒有堅決的立場，他們是中間派。但是這種中間狀態只是一種過渡狀態，是不能持久的。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每一個人所必須考慮的只是在國民黨反動派政權和新民主主義（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還是可以存在的）兩者之間作一抉擇的問題；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每一個人所必須考慮的卻是在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兩者之間作一抉擇的問題。在前一個階段，資本主義的道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勉強還能在形式上同國民黨的反動路綫、共產黨的革命路綫並立，保持一個“中間道路”的假象。在現在，這種“中間道路”就連名

称也不能成立了。或者是坚持资本主义，这就要推翻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或者是坚持社会主义，这就要拥护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粉碎一切企圖恢复资本主义的势力。当前的問題就是这样簡單明了地擺着。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間，沒有折衷的余地。它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無產階級社会主义革命也需要一个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接受社会主义的愛國者組成的統一戰綫，这个統一戰綫的政治基礎就是社会主义。坚持资本主义立場的人可以参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綫，但是不可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統一戰綫，因为在他們和廣大人民之間沒有共同的政治基礎。中國一定要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并且已經莊嚴地記載在我們的憲法之中。誰要是反对这个立場，誰就是違反了我們國家的根本大法，誰就是甘願做一个抵抗歷史潮流的反動分子。这难道不是清楚而又清楚嗎？

或許有人會說：資產階級右派至少还是反对帝國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呀，把他們看做反動派，不是跟國民黨沒有区别了嗎？

我們說：如果資產階級右派上台，如果他們的政治陰謀能夠實現，那最後的結果就不会同國民黨當政有什么根本区别。而且在實際上，他們如果一定要推翻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就非依靠帝國主义和國民黨不可。因此，要他們繼續反对帝國主义等等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歷史發展的实际道路上，不僅現在沒有什麼中間道路，就是過去也沒有。有的只是兩條道路：一條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新民主主义而發展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條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所謂資產階級民主（亦即資產階級專政）

的道路，好像是在中間，而实际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的改裝。

我們只要看一下这个事实：那些醉心資產階級民主的人物，那些所謂“民主个人主义者”，那所謂“第三条道路”的号召，首先受到了誰的支持呢？正是美帝國主义。难道美帝國主义真希望中國得到自由和独立嗎？当美帝國主义認為單靠蔣介石不能解決問題的时候，他們就看中了这些人。这是为什么呢？事情是很明顯的：要反共，就势必投入帝國主义的怀抱，不会有別的出路。

所謂資產階級民主的方案，不但早为毛澤东同志在他的許多著作里从理論上駁倒，而且也為全部中國革命的过程从实际上推翻。1949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勝利以后，毛澤东同志總結了中國革命歷史的經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里这样寫道：

“就是这样，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义，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

所以，企圖現在在中國恢復建立資本主义制度，不但是要毀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而且是要斷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把中國拖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反共不等于反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不等于反人民。你們为什么要把‘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联在一起呢？”有的右派分子这样說。

社会主义并不是任何階級任何党派都可以服用的什么藥丸。社会主义是無產階級联合廣大的劳动人民在共產党領導下

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結果。‘它要消滅資產階級，改造小生產者，並且杜絕產生資本主義的可能。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會有無產階級的勝利和無產階級的專政，也就不会有社會主義。正因为這樣，全世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共產黨領導的，也只能由共產黨領導，而全世界一切反共的資產階級政府和資產階級政黨也都反對社會主義。由此可見，共產黨的領導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保證。反共必然反社會主義，反社會主義必先反共。擁護社會主義的，不但有無產階級，而且有最廣大的勞動人民，其人數達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反對的，或者暫時不贊成的，或者勉強贊成而實際不贊成的，只占人口的極少數。社會主義是当前全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最高利益，所以反社會主義就是反人民。“反共”“反社會主義”“反人民”这三件事本來是一種必然的聯繫，不是什麼人可以任意聯在一起，或者可以任意不聯在一起的。

“我的動機是愛國的。”有的右派分子又這樣說。

愛國不是抽象的東西，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具體內容。在今天，愛國就是愛我們的由勞動人民当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祖國。我們的國家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是同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分不開的，是同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分不開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就是違背我們國家的根本利益，就將使中國重新陷于被奴役的地位。難道這還是“愛國”嗎？

“他們不過是對黨的某些政策和國家的某些制度提出一些批評罷了，也許批評得過火一些，但是給戴上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大帽子，未免有些冤屈。”這又是一種看法，右派分子也用這種說法來為自己辯解。

共產黨可不可以批評呢？當然可以批評。共產黨需要而且歡迎羣眾對它提出批評，幫助它改進工作。凡是善意的批評，

即使言詞有些過火，或者批評錯了，都是用得着“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條原則的。但是右派分子是根本不要共產黨的領導，不要社會主義，根本背叛人民的事業，那麼，即使他們的某些話在形式上也好像很堂皇，很客氣，也不應該為了擺出“雅量”而認敵為友。右派分子中有各色各樣的人。有的是赤膊上陣硬打硬沖的，這種人的面目容易認清；有的是富於政治經驗的老奸巨滑，暗中活動而不露聲色，甚至還能裝出一副老實可憐相的，這種人就比較能迷惑人。一般地說，右派分子都知道，公開提出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口號是危險的，是於自己不利的，所以他們的辦法是從具體問題着手來展開進攻。這就是說，對於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道路，抽象地肯定，具體地否定，“原則上”擁護，實質上反對，表面上贊成，暗地里搗亂。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有具體內容的。如果說，共產黨員擔任領導工作就是“黨天下”，那就是不要黨的組織領導；黨不應該拿出成品來，要成立“政治設計院”，那就是不要黨的政治領導；不要進行思想改造，認為馬克思主義講多了就是教條主義，那就是不要黨的思想領導；要黨退出這裡，退出那裡，說黨不能領導這個，不能領導那個，那就是要黨放棄對各個部門的領導權；叫嚷肅反搞糟了，統購統銷搞糟了，其他等等都搞糟了，那就是黨根本不應該領導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改造。試問，把這一切具體內容都否定之後，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除了一個空名以外還剩下什麼呢！所有這些都不是枝節問題，而是帶根本原則性的問題，是考驗一個人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是真擁護還是假擁護的問題，是考驗一個人對於人民事業是擁護還是背叛的問題。善意的批評和惡意的批評是有區別的，是看得出來的。人們應該學會區別尖銳的但是善意的批評和惡意的那怕是隱晦的批評，才

不致上当。

还有人認為，許多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同美蔣並沒有直接的組織联系，似乎不好說他們是反动派。其实，反动并不一定要同美蔣有組織上的联系，不同美蔣联系，仍然可以一样搞反动活动。破坏農業合作社、向農民倒算甚至組織暴乱的地主，难道因为同美蔣沒有直接联系，就不是反动派了嗎？当然，这些人里也还会有同美蔣有組織联系的反革命分子，但是那样就不止是資產階級右派，而是帝國主义國民党的特务了。

最后，或許有人問：既然右派是反动派，为什么一般地不这么称呼，并且一般地不办罪？这是因为我們國家的巩固程度足夠允許这样做，而且这也給右派分子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們坚持把反右派的斗争進行到底，这是为了徹底粉碎右派的進攻，同时也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一部分右派分子認識到沒有別的出路，因而不能不向人民認罪投降，改过自新。

（1957年9月15日）

这是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 社会主义革命

“人民日报”社論

我國人民羣众反对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徹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沒有完成的。許多人还不認識这一点。右派分子則从來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發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

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繼續。我們現在所說的社会主义革命，許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在經濟制度方面，即在生產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沒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則沒有完成。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則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國共產党曾經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無法說服反动的資產階級右派。

1956年的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大变革並沒有遇到嚴重的抵抗。这是因为，在我國農村中，占人口大多数的貧農和下中農迫切要求合作化，富裕中農在这种形势下不能不追隨潮流，同时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确实認識了合作化的利益。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促進了城市的社会主义高潮，私营工商業实行公私合營了，手工業也合作化了。由于國營企業、公私合營企業和合作社的迅速發展，資產階級工商業者在1956年除了接受社会主义以外，已經沒有別的出路。同时，資產階級工商業者經過了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嚴重斗争，多数人也大大減少了反对劳动人民的勇气。

至于原來的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原來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他們早已名譽扫地，更加沒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資本了。

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資本的社会力量，主要的是資產階級的党派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党派是在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过程中發展起來的，它們曾經在不同程度上参加过反对國民黨反动派的斗争，所以是民主党派。由于这种情况，解放以后，各民主党派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省市人民代表大會、各級政治協商機構和縣市以上的各級人民政府中都被給予相當的地位。它們在共產党的領導下，或多或少地

参加了一些革命的羣众运动，并且曾經多次宣布它們拥护社会主义，接受共产党的領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情况大体上也类似民主党派。实际上，多数民主党派是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为基础的，它們的傾向一般也代表着許多無党派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比起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还多一种資本：他們的大部分直接参加着社会主义建設，無產階級在經濟文化的种种部門需要着他們。

在各民主党派和資產階級知識界中，都有一部分右派，他們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們并非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今天中國大多數人民的唯一出路，并非不知道社会主义在过去几年中已經为中國造成了一日千里的進步，沒有社会主义，这种進步是不可能的。但是問題是社会主义要求整个國民經濟和文化教育事業的有計劃的發展，要求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把个人的利益和意志服从于廣大人民的統一的利益和意志。這是他們所認為不能忍受的。因此他們决心要同無產階級較量一下。

但是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活动家和知識分子，虽然确是痛恨社会主义，并且自信还有号召的能力，也並沒有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豎起反社会主义的旗帜。首先，如上面所說，他們在全國人民中間是孤立的。他們不但不能動搖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联盟，也得不到工商業者和富裕中農的多数的支持。其次，就在各民主党派中和資產階級知識界中，他們也处于少数的地位。在各民主党派中，在資產階級知識界中，由于中國的歷史条件和共产党對他們所采取的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已經形成了一個轉入無產階級立場的左派，但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時間還不長，他們也还是一个比較的少数。各民主党派和資產階級知識界的多數，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还在動搖

觀望于左右兩翼之間。他們還沒有放棄對於資本主義的依戀，但是他們也并不敵視社會主義。鑒於這種情況，資產階級右派在1956年決定按兵不動，等待時機。

按照右派分子的观点，對他們“有利”的時機總是會來的。匈牙利事件是他們的時機。毛主席報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又是他們的時機。1957年5月共產黨決定整風，這對於右派分子當然更是好時機。於是他們向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向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發起了大舉進攻。他們攻擊社會主義的各種制度和政策，特別是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公開地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並且要求共產黨下台。

資產階級右派的擁護社會主義的假面具撕破了，反對勞動人民的兇惡面目露出來了。他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他們同勞動人民的矛盾不再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而是敵我之間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曾經趨於緩和的階級鬥爭，由於右派的猖狂進攻，再一次尖銳化起來了。人民羣眾不能不堅決地徹底地粉碎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人民羣眾認識了，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不能不隨之以政治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即是对敵視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進行堅決的徹底的政治鬥爭，直至他們投降為止。如果這一仗不打勝，社會主義是沒有希望的。

所謂政治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說取得政權。在我國，政權問題在1949年已經基本上解決了。無產階級已經牢牢地掌握了國家的命脈，因此才有可能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右派分子的進攻證明，無產階級對於國家政權的領導，就某些方面說來，還不是鞏固的。無產階級對於某些國家機關和某些